

我选择了一条荆棘满布的路

没错，其实，早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，就已开始作《中国之春》创建的准备。我也向某些造势者吹捧过民运的益处。可是，他们没当真，认为我是说着玩儿的。

对了，我要再提一下老学长 Dr. Jaque Genet，人也对我太好了，我一直感到对不起他。何解呢？他对我太好，你们大概听说过。我到加拿大后，他每月给我公费多少钱。我说 365 加元。他立即说，我每月补助你 300 元，使你留学中丰富多彩一些，唯一的条件就是你不能告诉中国政府我补助了你，否则，他们全砍公费。1980 年 5 月（？）我到美国 New Orleans (新奥尔良市) 开世界高生化学学术会议，他给我要好的机票不说，还塞给了我 600 美元，让我在美国玩儿个痛快。我用其中一部分钱，在纽约给明华、王华买了一个当时超高级的四喇叭收音机录音多用机。否则，我哪有钱买那个奢侈品？哪有钱资助炳欽、珏自资金来源？另，每到节假日，Dr. Jaque Genet 就把我带到家中，还带我到他的湖地别墅过周末。我对不起他的是，他一直期盼并计划我在学成回国后，与吴英恺教授创办一个研究所，与他的所进行学术合作，由他的所提供设备、实验用房^①一同攻坚某些高端项目。每当我对说起他的设想，他就得意非凡，憧憬着未来。我默默地听着，一点也不敢向他透露我的真实想法。直到我创办《中国之春》^②期间大爆爆料之后，我才 183-1 封信给他，向他说明了实情。告辞，他虽有风度，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。不过，我对不起两位恩师——吴英恺教授和 Genet 教授，我愿来世再作他们的学生，补上我的亏欠。

再把话题拉回来。博士论文答辩一通过，就立马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来。我也要感谢一下宁素晨 (Jesse Ning)，他在筹备期间，给了我一些技术上的指导。以后的路数，大体依循着他所设计^③而展开。

比如，Tianna 2012 年 5 月 23 日，在美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上，代表领英时，曾代她好好念了一篇感谢辞。感谢辞中，提到对刘哥伦比亚大学我中国留学生的感谢。自 1980 年起，我就注意追踪梁恒的行动。1980 年，他在湖南师范学院读书时，曾参加某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竞选。他上台发表竞选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我不相信马克思主义”，立刻博得掌声一片。湖南师院的自由选风，很当时在比较开放的 Judy Shapiro —— 一位美国女教师，用电讯传向世界，全世界都进行报导。后来，Judy Shapiro 成了梁恒的第一任妻子，他俩结婚，还是在 20 年教自加作。因为，那时，中国涉外婚姻还是一件鲜事，他俩可能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例。当时，无人敢娶，除了 20 年。后，梁恒留学哥伦比亚。这些，我都是看媒体中得知的。Judy Shapiro 及梁恒两位，在对筹办《中国之春》中，给了重要的

① 我的科研非常费钱，平时每天得花 300 美金左右。那这些科研经费中国肯是拿出。Dr. Genet 慷慨地点，所以，他肯能帮帮我搞经费一办年或两年的

② 梁恒，最早在议（的计划之内）

帮助。在纽约，我们一直就住在他们家中。所有的英文资料，几乎都是 Judy Shapiro 翻译的。她的英译，漂亮之极。还有，（第一次记者会，1982年12月）在纽约希顿顿（Hilton）大酒店举行，租金85美元，也是 Judy 支付的。

第一期《中国之春》，则由陈果中负责印刷。陈是一位爱国侨领，拥有一家大型印刷厂。《中国之春》的编辑，在没有任何背景下，独立地进行了。

~~在1982年~~1982年，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了第一次公开演讲。《中国之春》创办方陈，非常成功。我走到哪里，都名闻遐迩。孩子们，你们或许要问，你在美国，可曾见到中国的民主之路是如此艰巨吗？你曾作好了吃大苦的准备吗？我的回答是：Yes (是的)。

你们可以查查硬而记录。1982年底，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，以《我选择了一条荆棘满布的道路》为题，整理成文，发表在香港杂志《七十年代》上。

从文章题目，你们即可看出，我早已预见到，我选择的道路，充满坎坷与艰辛。鲜花掌声，只是一时的。说到这里，我甚至作好了可能放暗杀的思想准备。1984年，江南命案发生后，以联邦二把手强安黎（字白狼）于1985年在纽约召开记者会，公布了另一暗杀案——刺杀王炳章案。强安黎直说，暗杀王炳章是中共授意。

强安黎直说，暗杀王炳章是中共授意。接受任务的是一批左派帮派，但他们不了解王炳章的行踪，何以找到联邦二头头上，请求提供线索。白狼为其刺杀理由，说那家伙目说“王炳章要图谋中共政权而灭之”。白狼立即制止了他们，警告说：“王炳章最爱国，你们若杀胡来，我今天杀了你们。”白狼立即通知“处境危险，中共要暗杀你，请立刻转移”。

白狼还向美国有关当局报告了情况。白狼的记者会虽公开，美国报纸却作了相应报导。这些，你们可能早就知道了。当然，当时的中共领导人与那个事件没有任何关联。可以说，我的命，是够硬的。危险情况，都有想不到的贵人帮我排除。2002年6月27日，我在越南时绑架，绑架者原本也想杀我的。但，我又一次逃脱了被劫杀的厄运。

《中国之春》发刊之初，我曾写了一篇长文《中国民主运动的困难》。刊登在《中国之春》创刊号上。你们可以读到此文，将之译成英文而分布。在那篇长文中，我列举了中国推进民主的种种困难。指出，这条路异常艰难而漫长之路。我们这一代人，甚至看不到中国发展的希望。但是，我们愿作铺路石子，让后人踏着我们的前行。

这篇稿子，打字小姐一边打，一边流泪。她打好后，不但没收稿费，还捐了给我一笔善款。

孩子们，应该说，对于中国民主之路的艰辛，我早有充分思想准备。也应该说，就目前中国大陆、台湾、港澳的现状看，情况已经超过了我的预期。香港早已恢复民主，民主运行得相当完善。香港也法治，在世界上即是最进步的，民主选举只待临门一脚之事，不久就可以实现了。至于中国大陆，民主、法治、自由人权，多元——这些《中国之春》倡导的这十字方针，已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。这些1984年时连被邓小平打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

如今，已成了中国大陆官方媒体的主旋律。故一向认为，观念的转变是最重要的转变。安徽的农村分田到户，上面默许，就是观念转变的结果。在头脑中推倒了“私有制是万恶之源”的观念。你看，深圳特区立信印制 电话：26529539 一分到户，二、三年，整个中国的面貌就翻了几番，告别了饥寒交迫的年代。现在也是，观念转变了。具体举措，一位中国政治学家——马彦祥观点

① 从七十年代。后改为《七十年代》当时香港著名政论杂志。现已停刊。

我在泰国，柬埔寨新党遇到危险。关于这些事。

② 中共12届3中全会（1987），邓小平点名批判王炳章、魏京生、齐世英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。

变)。知识份子大多数，^{知识份子大多数} 你们都不行。不是以这种方式实现转型，就是以另一种方式实现转型。形势逼人，任何人都挡不住。

一位常来往中国民运的商界人士说得非常实际。我赞成中国民运，是从现实考虑的。短期而言，任何政权，都需要有制衡，民运对执政当局，就是一种制衡。长期而言，民运无非有两种结局。一、政治体制改革了，反对派可以以合法的身份^{他讲} 本土活动，民运必须成为一种合法的政
台力量。反之^不 政治改革，那么，早晚会出现危机，那么民运
必将成为一种可能的替代力量而招致乱局。因此，民运的两种前途，都
是光明的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别的前途吗？没有了。也因此，我资助民运，是
零风险的投入。何乐而不为呢？
^{执政当局能主动促成}

孩子们，就我而言，我希望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，那么，民运
就可以象 南非、台湾当年的反对派那样，合法地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。这样，
对中国转型而言，代价较小。我不希望今天的转型象科索沃和叙利亚那
样。那样的话，反对派也可以登上政治舞台，但，毕竟代价太大了。

可以说，中国正处于巨变的门槛。中国民主潮流的发展，超出了我的预
期。我虽然作了一辈子默默无闻的奉献，但，如今，形势的迅速
使我看到了中国民主曙光。^{在法说} 我们这一代人，能够看到中国民主化的曙光。

在这个伟大的工程中，个人的荣辱进退，是微不足道的。

一位中共官员曾与我辩论说：“你王雨亭不就是要作中国将来的总统
吗？”我回答曰：“你如此看法，也太低估了我王雨亭的理智了。倘若
真有那么一天，民运上台了，我王雨亭的第一个选择，是作台上执政者的反对派。因为
中国没有容忍政敌反对派的传统。民运上台而我仍作反对派，那么，我断无
当政者就不好下手了。只有^{在法说} 政治反对派与执政者合法地公开制衡
与竞争，才好真正建立民主的制衡。”我还再问那位中共官员说：“如
中国大陆出现乱局，局内或全局的，当共产党人受到迫害、受到不公平的
待遇时，^{第一个}站出来高呼共产党人权的，一定是我王雨亭。倘若有一天，你
受到不公平的待遇，可来找我。我会保护你^{在法说} 人权……”

亲爱的孩子们，这就是我——你们的爸爸。很抱歉，你们生在我家，作为
父亲，我没能给你们提供物质上的富贵；但我，给你们提供了一份
精神上的财富。

2月6号，是我^{在法说} 生日。仅以此文奉^送 给你们——我的孩子们，
以帮助你们走进爸爸的世界。

永远爱你们的， 爸爸

王雨亭 2013.1.30
北江紫微，单身四年。

放眼今日
神州，
要求政治
体制改革要
民主的呼声，
铺天盖地。
长城内外，
大江南北，
公民维权
活动，风起
云涌。这
30多年，中
国民主运
动耕耘的
结果，是体
制内民主人
内部发力的
结果，也是
共产党内开
明人士改革
开放的结果。